



# 目 錄

---

關於喬治·歐威爾 .....	ii
1984 .....	1
附文	
新話的原則 .....	327



# 第一部





# 1

這是四月裏的一天，天氣晴朗而寒冷，時鐘敲了十三下。溫斯頓·史密斯快步溜進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他低垂着頭，想躲過陰冷的風，但動作還是不夠快，沒能把一股捲着沙土的旋風關到門外。

門廳裏有股煮椰菜和舊地墊的氣味。門廳那頭釘着一張彩色海報，大得不適合釘在室內，上面只有一張巨大的面孔，寬度超過一米。那是個四十五歲左右的男人，蓄着濃密的黑色八字鬍，面相粗獷而英俊。溫斯頓朝樓梯走去。想坐電梯是沒希望的，即使在最好的時候也很少開。如今白天會停電，這是為迎接“仇恨週”的一項節約措施。溫斯頓所住的單位在七樓，他現年三十九歲，右腳腳踝上方有一處因靜脈曲張形成的潰瘍，所以只能緩慢地走樓梯上去，中途還需歇幾次。每層樓梯正對電梯門的牆上，那張有着巨大面孔的海報凝視着每人，它是那種設計得眼神能跟着你到處移動的肖像畫。“**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這樣的標題。

在公寓裏，有一把洪亮的聲音正在唸一連串數字，跟生鐵產量有關。此聲音來自一塊長方形金屬板，它像一面毛玻璃的鏡子，嵌在右牆上。溫斯頓扭了一下開關，聲音多少低了一點，但仍清晰可聞。這個裝置（叫做電幕）的聲音能調





小，然而沒辦法完全關掉。他走到窗前。他的體形偏小、瘦弱，作為黨員制服的藍色工作服只是讓他更顯單薄。他長着淡色頭髮，面色紅潤自然，由於寒冷的冬天剛過去，加上長期使用劣質肥皂和鈍剃鬚刀，他的皮膚變得粗糙。

即使隔着關閉的窗戶，外面看來仍然一副寒意。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風捲動塵土及碎紙螺旋上升。雖然出了太陽，天空也藍得刺眼，但是除了到處張貼的海報，似乎一切都沒了顏色。那張蓄着黑色八字鬚的臉在各處居高臨下地盯着每個角落。正對面那棟房屋前就貼了一張，印有標題“老大哥在看着你”，那雙黑眼睛死盯着溫斯頓。下面臨街處還有另外一張海報，一角已破，隨風一陣陣拍打着，一會兒蓋住，一會兒又露出一個詞：“英社”。遠處，一架直升機從屋頂間掠過，像蒼蠅般在空中盤旋一會兒，然後劃了道弧線疾飛而去。那是警察巡邏隊，正在窺視人們的窗戶。但巡邏隊還不足為懼，思想警察才最害怕。

在溫斯頓身後，電幕傳出的聲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報有關生鐵產量和超額完成第九個三年計劃的消息。電幕能同時接收和發送溫斯頓所發出的任何聲音，只要高於極低的細語，就能被接受到。而且不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塊金屬板的視域之內，他就不僅能被聽到，而且也能被看到。當然，你無法知道自己哪時正在被監視。思想警察以哪種系統接駁上每條頻度，有多頻繁，都只能靠臆測，甚至有可能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監視着每個人。但無論如何，他們可以隨時接上你那條電線。你只能生活——確實是生活，一開始是



習慣，後來變成了本能——可以設想，除非你處在黑暗中，否則你所發出的每個聲音都會被偷聽，每個舉動都會被細察。

溫斯頓保持着背對電幕的姿勢，這樣比較安全些，不過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甚麼。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帶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築。這裏——他略帶幾分厭惡地想道——這裏就是倫敦，第一空降場的主要城市。第一空降場本身是大洋國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絞盡腦汁，想找回一點童年記憶，以便讓他記起倫敦是否一直就是這個樣子：滿眼都是搖搖欲墜的建於十九世紀的房屋，側牆靠木頭架子撐着，窗戶用紙板擋着，屋頂是波紋鐵皮，破舊的院牆東歪西斜。是否一直就是這樣？在捱過炸彈的地方，空中飛揚着灰泥和塵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礫上蔓生，還冒出許多齷齪的聚居區，也就是雞舍一樣的木板屋。是否一直就是這樣？可是沒用，他想不起來，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靜態畫面，甚麼也沒留下，而那些畫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真理部——用新話<sup>1</sup>來說就是“真部”——跟視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築明顯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築，白色水泥熠熠發亮。它拔地入雲，一級疊一級，高達三百米。從溫斯頓所站的地方，剛好能看到黨的三句標語，用漂亮的

1 新話是大洋國的官方語言，相關結構和語源請參考附文〈新話的原則〉。



美術字體鑄刻在真理部大樓正面：

**戰爭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無知即力量**

據說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間就多達三千間，另外還有相應的地下附屬建築。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規模類似的大樓分散坐落在倫敦，周圍的建築徹底被那三座大樓比了下去，所以站在勝利大廈頂上，同時可以看到這四座大樓，分別為四個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職能就分工到這四個部。真理部負責新聞、娛樂、教育和美術，和平部負責戰爭，仁愛部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負責經濟事務。這四個部的名稱用新話來說，分別是“真部”、“和部”、“愛部”和“富部”。

仁愛部是真正令人心驚膽戰的地方，那裏根本沒有窗戶。溫斯頓從未去過仁愛部，也未曾進入過它的方圓半公里之內。那裏閒人莫入，進去時，還要經過一段佈滿帶刺鐵絲網的錯綜複雜的道路、一道道鋼門以及機關槍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圍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猙獰的警衛在遊蕩。他們身穿黑色制服，手持兩節警棍。

溫斯頓突然轉過身，臉上已經換上了一副從容而樂觀的表情。面對電幕時，這樣做是明智的。他穿過房間，走進那間很小的廚房。這個時間離開部裏，就放棄了在食堂的一頓午餐，他也知道廚房裏除了一大塊黑麵包別無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當早餐。他從架子上拿了個裝有透明液體的



瓶子，上面簡單的白標籤上印着“勝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國的米酒，它散發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嘔、油一般的氣味。溫斯頓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氣，然後像喝藥一樣一口氣灌了下去。

馬上，他的臉變得通紅，眼裏流出了淚水。那玩意像是硝酸，不僅如此，喝的時候還給人一種後腦勺捱了一下膠警棍的感覺。過了一會兒，他胃裏的灼熱感消退了一點，一切好像沒那麼難受了。他從印有“勝利香煙”的壓扁了的煙盒裏抽出一根煙，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煙絲掉到地上。他又抽出一根，這次好了點。他回到起居室，在位於電幕左側的一張小桌子前坐下來。他從桌子抽屜裏取出一支筆桿、一瓶墨水和一本四開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紅色的，封面壓有大理石紋。

不知為何，起居室裏的電幕安裝的位置不同尋常。它通常在最遠的牆上，這樣可以監視到整個房間，這張電幕卻安裝在較長的那面牆上，正對窗戶。電幕一側有個淺凹處，溫斯頓就坐在這裏。建這幢公寓樓時，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來擺書櫃的。溫斯頓坐在這個凹處，儘量把身子往後靠，這樣可以保持在電幕的視域範圍之外。當然，他的聲音仍會被聽到，不過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他就不會被看到。正是因為這房間那不一般的佈局，他才想到正想做的事。

同樣讓他想到做這件事的，還有他從抽屜裏拿出來的本子，這是本異常漂亮的本子，紙質光滑細膩，因為歲月久遠而變得有點泛黃。那種紙至少已經停產了四十年，因而





他估計那本本子的年份遠不止四十年。他在一間骯髒的小雜貨舖的櫥窗裏看到它，那間舖子位於市內某個貧民區（究竟是哪個區，他現在不記得了），當時他馬上有了種不可遏制的衝動想擁有它。黨員不應該進入普通店舖（被稱為“在自由市場買賣”），但這一規定未被嚴格執行，因為許多東西——如鞋帶和剃鬚刀片——除非去那裏，否則就買不到。他往街道左右兩個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後溜進去花兩元五角買下了它，也沒想它能派甚麼用場。他有罪疚感地把它放在公文包裹帶回家，上面就算甚麼也不寫，擁有它也算是有違原則。

他準備要做的，是開始寫日記，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沒甚麼是非法的，因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發現的話，有理由可以肯定懲罰會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勞改。溫斯頓把鋼筆尖裝到筆桿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鋼筆是種過時的東西，就連簽名時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費了些事才得到一桿，只是因為他感覺那種漂亮細膩的紙張配得上用真正的鋼筆尖在上面書寫，而不是拿蘸水筆寫畫。其實他還不習慣用手寫字，除了寫很短的便條，他通常甚麼都對着口述記錄器口授，對目前想做的這件事而言，當然不可能那樣做。他把鋼筆蘸在墨水裏，然後躊躇了僅僅一秒鐘。他感到全身一陣戰慄，落筆是件決定性行為。他以笨拙的小字體寫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後靠着坐在那裏，陷入一種完全無助的感覺中。首先，他對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沒把握，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那年前後，因為他對自己是三十九歲這點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於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不過如今在確定年份時，不可能沒有一兩年誤差。

突然，他想起一個問題，他寫日記是為了誰？為了未來，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圍繞那可疑的年份轉了一會兒，心裏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話裏的“雙重思想”一詞。他第一次想到此舉的艱巨性：你怎樣跟未來溝通？從根本上說這是不可能的。要麼未來與現在相似，在此情況下，未來也不會聽他說；要麼未來跟現在不同，他的預言便將毫無意義。

他對着那張紙呆看了一會兒。電幕裏已經換播刺耳的軍樂。奇怪的是，他似乎不僅失去了表達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來想說甚麼。在過去幾週裏，他一直在為這一刻做準備，從未想到除了勇氣還需要別的甚麼。真正動筆不難，需要做的，只是將他大腦裏沒完沒了、焦躁不安的內心獨白轉移到紙上就行了。這種情況實際上已經持續了好幾年，然而在這一刻，就連這種獨白也枯竭了。另外，那處靜脈曲張的潰瘍又癢得難受，可是他不敢搔，因為一搔就會紅腫發炎。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除了面前紙上的空白、腳踝上方的皮膚癢、電幕裏尖銳刺耳的音樂和喝酒造成的一絲醉意，他別無感覺。

突然，他在一片恐慌中寫起來，但他對正在寫下的東西





並非全然心裏有數。他用兒童式的小字體在紙上隨意寫着，一開始漏了大寫，到最後連標點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電影，全是戰爭片。很好看的一部是關於一艘滿載難民的船在地中海某處被轟炸的事。觀眾很開心地看到一個胖男人奮力游泳逃離一架直升機追趕的鏡頭。一開始看到他像頭海豚一樣在水裏撲騰，然後是通過直升機上的瞄準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槍眼，他身體周圍的海水都變成了粉紅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槍眼導致進水，觀眾在他下沉時大聲哄笑。然後看到的是一條坐滿兒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機在盤旋。有個可能是猶太人的中年婦女坐在船頭，抱着個大約三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嚇得尖叫，把頭深深埋進她懷裏，似乎想在她身上鑽個洞而那個女人把胳膊圍繞着他安慰他儘管她自己已經害怕得臉色發青，一直在儘量掩護着他似乎她以為她的雙臂能為他擋住子彈。然後直升機往他們中間投下一枚二十公斤重的炸彈一道強光小艇變成了碎片。接着是個拍得很清晰的鏡頭是個小孩的手臂往空中飛得高高安在直升機前端的攝影機肯定在追着它拍從黨員座位那裏傳來一片鼓掌聲但在觀眾席那裏有個女人突然無故喧嘩起來嚷叫着說他們不該放給孩子看他們做得不對別放